

他們為這異象，恆切禱告近三年之久。我亦看見神在不同的教會，呼召愛祂的人奉獻傳道。其中鄭健厚及葉啟明弟兄，進入神學院深造，畢業後成為『角聲』初期的重要同工。

當時機成熟，神又帶領勞牧師離開『中宣』，承擔帶領佈道團的重任。感謝主！也讓我有機會參與事奉。最後數次的『角聲』籌備會及初期的董事會，都在我長島的家舉行。當時董事會的成員，有勞伯祥牧師、徐漢堯長老、葉啟明弟兄、蔡淑芬姊妹及我。（後來第二次董事會，加上了譚天鈞醫生及談國祥博士，翌年鄭健厚弟兄完成神學課程，亦取代蔡姊妹成為董事。）

記得1982年10月16日的董事會中，我們談到經費問題，初時有一個想法，是希望找五十位弟兄姊妹，每月自願承擔一個數目，這樣就有了基本的費用。但我提出，若我們堅信這是從神而來的異象，祂自會負責，為何不在信心上跨進一步，單單仰望神的供應！」

這是個重大的考驗，同工們也有些掛慮，因此董事們再次跪下同心禱告，禱告後一致同意專心仰望主，不用任何的方法籌款。周醫生認為這是「角聲」蒙福的關鍵，這事使他心裏十分感動：「當時，我決定與同工們同甘共苦，『有飯吃

飯、有粥吃粥』，若『角聲』的經費不足，我的家門是打開的，隨時歡迎『角聲』的同工進來，我們願意包吃包住。」

為了承擔『角聲』初期的經濟責任，他特別在醫務團加班，把加班費全數奉獻給『角聲』，直至後來臥病在床，仍沒有違背當日在神面前的承諾。

醫學上的奇人奇事

1984年，是周醫生人生的轉捩點。在一次，在心跳突然加速至每分鐘240次的情形下，被發現患有先天性的心臟

病。他的心壁有一邊特別薄，因此長期腫脹，隨時會有爆裂的危險。當時全世界醫學文獻中只找到有十六、七個病例，因患這樣病的人，大部分都早夭，周醫生能活到如今70多歲，而且精力過人、才華橫溢，實是醫學上的奇蹟。

因這是罕有的病例，當時雖訪遍名醫，但群醫無策。那時周醫生的長子，已進入MIT讀大學；次子溢泉卻才唸初中。以後的三年，在與病魔搏鬥的日子裏，他仍不忘「角聲」的事奉，在購買第一座團址等事項上，是重要的決策人之一。

他「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」因為「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。」在神奇妙的帶領下，他的心臟病受到藥物的控制，靈命也藉這次的經歷得著提升。1987年，他決定提早退休，全時間義務投入「角聲」事奉。《號角月報》就是他退休後第一個促成的事工。

報紙像一個基督徒

周醫生一向看重文字工作，曾把在電台主講的「世事漫談」結集成書，那是很受歡迎的福音書籍；出版一份基督教報紙的異象，在他心中已孕育多時。1987年的一個雨天，勞伯祥牧師送他回法拉盛的寓所，他在車中把辦報這個遙遠的梦想，與勞牧師分享。

周醫生憶述當時他所看見的異象說：「當時我說，基督教報紙，應是個極好的福音工具；在我心目中，這份報紙就像一個成熟的基督徒，走進華人社區為主作見證。我認為一份基督徒報刊，要有篇幅分析時事及社區問題。想到很多教會，為了怕被標籤為『社會福音』，而避嫌不願觸及這方面的事，卻忽略了公正、合乎聖經原則

看重文字工作的周道輝醫生，向勞伯祥牧師分享辦好一份報紙的異象；不久《號角月報》便誕生了。周醫生自己亦執筆撰文。



周道輝醫生(前右二)、勞牧師(前右一)及周簡艷珍(前左二)等合照，時為1991年。



的言論，可使在徬徨中尋找真理的人，看到一條光明路。」

他還把組稿的構想，如「社區版」、「天倫樂」、「生命線」……與勞牧師分享。勞牧師很認同這個異象，兩人同心合意排除萬難，讓《號角月報》於1988年3月在紐約創刊。以後《號角》蒙神恩眷使用，行蹤遍佈歐美及香港，成為華人教會及社會的祝福！

大好營地豈容錯過

「角聲疊湖營地」，又是周醫生的另一個傑作。他於1989年，正式成為「角聲」的副總幹事。因他中、西教會的接觸面甚廣，早就知道美國「生命之道(Words of Life)」設立的青少年夏令營，對帶領邊緣青少年歸主很有果效。

「那時紐約黑幫猖獗，很多青少年誤入歧途，很想設立一個像『生命之道』一樣的夏令營，帶領這些孩子認識主耶穌，只是苦無龐大的經費及適合的地方。89年有一天，葉啟明及馮建康弟兄來找我，因為馮弟兄聽說，紐約州政府在大熊山有營地出租，是為非牟利機構用的。馮弟兄曾有營地工作經驗，知道營地空出的機會不多。」

周醫生聽到這個消息，當然不會錯過這大好的機會，經過了多番奔跑，最後看上了湖光山色、風景秀麗的

下圖左起：周道輝醫生、勞伯祥牧師及葉啟明三位角聲早期拓荒者，開懇了「角聲疊湖營地」。



LT7營地，於是馬上進行租賃手續，這就是現在的「疊湖營地」。在籌辦期間，周醫生親手為營地製作立體模型，還親自選購營地設備及運動物品，那是非常難得的！自從營地創辦以來，很多青少年藉此得救。

音樂創舉史無前例

1990年，為了籌募營地的開辦經費，「角聲」又在周醫生的大力推動下，開始了「關懷青少年音樂會」的創舉。

「那時『角聲』已成立八週年，在前期默默的耕耘下，很多人已認同了『角聲』的異象，舉辦『關懷青少年音樂會』，可給予他們奉獻支持的機會，同時也可藉著宣傳音樂會，廣泛地引起教會和社會，對青少年事工的關注。」

當時，周醫生負責策劃及籌備，譚天鈞醫生請來許斐平、袁孝殷等著名音樂家助陣，租用了馳名遐邇的音樂殿堂——紐約卡內基音樂中心，舉辦了一個2,800人的音樂盛會，在海外華人當中，是史無前例的。從此，四年一度在卡內基音樂中心舉行「關懷社區音樂會」，成了「角聲」傳統之一。

對於一位全情投入「角聲」的人來說，短短的篇幅，是無法概括的。其實對「角聲」的同工而言，周醫生最令人欽敬的，不是他在事工方面的貢獻，而是他「行公義、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」的高尚情操。他屬靈的深度、透視未來的慧眼，對「角聲」造成深遠的影響！



上圖：周醫生與角聲另一位董事譚天鈞醫生會(左)，共同為「關懷社區音樂會」賣力。
下圖：周道輝醫生的全家福——兒孫承歡，樂也融融。



參與改造生命的工程

..... 三明華恩兒童村副院長許佩文

很多人常問我一個同樣的問題：「你為什麼老遠從美國跑到中國來做這個慈善事業？」其實我是想圓一個少年時候所作的夢，所許的願；想不到我竟參與了一場改造生命的工程，真是不可思議。

我來到兒童村，面對的孩子與我過往所接觸過的孩子都不一樣。他們的背後都有一個沉痛可悲的故事。很多孩子的人性已被扭曲，例如不打架不快樂，仇視每一個人等等。很多孩子從來不知道什麼叫「愛」；很多孩子從不被尊重；很多孩子每天吃不飽、穿不暖；很多孩子常被鞭打... 很多很多不同的遭遇和故事。我有點一籌莫展，不知道從何下手。

感謝我的信仰——祂給我智慧和廣闊的胸懷，祂給了我無盡的愛與忍耐，祂也教導我尊重每一個生命，雖然他們是很小的生命，看來很卑微的生命。

我和兒童村的孩子們一起生活，我看他們如我自己的孩子一樣。我用養育我兩個親生孩子的方法去養育他們。我愛他們



正如我愛我兩個兒女。我教育的兩個原則是「以身作則」(我知道我希望他們成為怎樣的人，我先要做那種人)和「言出必行」，讓孩子們知道「許阿姨」講得到，做得到，你們不要亂來。

當我做錯事時，我會向孩子們道歉，說「對不起，請原諒我」。我教導他們兩個魔術字「請」和「謝謝」，用這兩個字無往而不利。我分享什麼是「飯桌的禮儀」。我用歌聲、音樂豐富他們的人生。我告訴他們，要使我們的市區環境改進，先從我們做起。吃過的糖果紙、用過的紙巾、水瓶、不要隨地拋，要放在垃圾桶裏。喉頭有痰，要吐在廁所或包在紙裏再找垃圾桶扔掉，吐在地上會把細菌傳開，貽害他人。

我很以他們為榮。他們吃飯的時候很斯文，嘴巴緊閉，慢慢咬嚼，享受食物的美味；假如嘴裏有食物，他們不會講話。我何等安慰，看到他們懂得招待客人，為他們擺椅子、碗筷，對人熱情洋溢。

我告訴孩子們孤兒沒有罪；孤兒也可以成為很偉大的人；孤兒可以做大事，做醫生、工程師、教師、老闆。只要我們有決心上進，努力，上天不負有心人。我對他們說：「許阿姨希望你們好好讀書，將來要留學美國。上天給許阿姨還有生命的話，你們可以跟許阿姨生活，住的、穿的、吃的都不用愁。」我有信心兒童村一定有孩子可以留洋，可以讀大學；因此，我每天都點點滴滴地灌輸他們英語，讓他們習慣聽，學習講，準備將來的出國考試。

看到本來愛打架、愛吵架、罵粗口的孩子，現在很良善，勤勞的幹活，用友善的態度彼此相愛，彼此相顧，彼此相敬，有禮貌的待人，得罪人時懂得說「對不起！」甚麼苦都值得，對嗎？看到我們每天點點滴滴灌輸的「愛」有了果效，我們歡喜得流出高興和感恩的淚。

有一次，一個孩子寫信給我，他問我：「許阿姨，我看你每天都這麼勤勞的工作，你覺得疲倦嗎？你心裡苦不苦？」我回信給他說：「我身體可能覺得疲倦，但心靈一點不苦，看到你們每天在成長，都變乖了，許阿姨高興還來不及呢？」

真想不到我有幸參與這改造生命的工程。我何等幸福，神對我何等鍾愛！

拿出・放下・選擇之間

葉啓明牧師

在角聲事奉，常會遇上一些有特別需要的人。回想多年當中的服事，慢慢開始了解：這些人的出現原來都是神對我個人生命的教導，是祂提升我個人生命所使用的妙策。



拿出 手上的 資源

因著經常到醫院探望病人的王藍田的轉介，我認識了A先生。A先生從廣州到美國旅遊，在紐約落腳，看見環境不錯，打算捱幾年，賺一筆錢作資本，就回家做生意，好讓家人得到更好的生活。可惜，事與願違，錢未賺到，他就得悉患上了喉癌，接近死亡邊沿。

那天，我第一次到醫院探A先生。他的社工知道我是一位牧師，非常之興奮，直接了當地問在他出院後，教會是否可以幫他安頓下來？她簡單直接的問題使我呆住了。我一邊跟A先生談話，一邊想起家中多出來的小房間；一邊很想把他安置在家中，一邊卻很害怕。最終，我是怎樣應付過去，已經完全忘記。不過，我並沒有告訴他我會為他安排，請他放心。

其實，招待人在家中居住對我來說，並不是稀奇的事。過去就曾「邊青」住在我家，把我家當作自己的家一樣。但那次為甚麼會那樣的躊躇卻步？是害怕？怕甚麼？怕他是陌生人？怕他會死纏爛打，請來容易，請走難，變成長貧難顧？這些可以歸納為一個原因，就是：我缺乏了承擔別人生活的勇氣。那天，我站著等待升降機，一刻間就領悟到：原來以「行動帶出福音」的難度比起「用口傳講福音」的難度是可以高出那麼多倍。

之後，我盡量幫助A先生，不久，他就信了耶穌。我陪伴著他走過了艱難生活的每一步。我看見他如何死省死抵地艱苦過活；我親眼目睹他如何屈辱「求宿」於人；我亦聽過他面對死亡時掙扎的心聲。在他走上人生最後一程的時候，我們甚至成為了「交心」的好友。一般人都會覺得我所做的，已經非常不錯。但卻無人知道我心中的一個遺憾——就是未能把神要我實踐的功課做好，把我手上的資源拿出來，因為我始終都沒有勇氣把他安置在我多餘的小房間裡。

放下 眼中的 歧視



經一個西人法律援助機構的轉介，我認識了B太太。B太太是個單親媽媽，她一手帶著四個女兒，只憑一點政府的補助和拾罐子來養活她的一家。全家中沒有一張檯，也沒有一張椅。在我探訪過的家庭中，她大概是生活最艱苦的一家了。第一次作家訪時，我看見她的女兒坐在地上，在一個小罐子上做功課。

那天，我要陪她到一間政府機構作翻譯。我大清早駕車去接她。她上了車，她劈頭的第一句就問我：「牧師，你是否可以給我買一個雪櫃？」其實，在探訪她的那天，我已經注意到她家中的雪櫃有問題。我猜就算她不提出，我可能也會很快就主動為她解決問題。但她實在太「唐突」了。我當時沒有回答她，心裡卻覺得很不舒服。因為，我實在很不喜歡她這樣的「爽快」和「率直」。昨天我才為她送上一張床褥，今天她就要問我要一個雪櫃。我覺得她真是很貪心。這簡單的感覺，可以說是完全地把我對她的同情心消毀得盪然無存。一分鐘前，我還在思想著她的需要，但此刻間，我發現自己失去了之前要幫助她的意願。事後，我分析到自己的心理，是不喜歡失去幫助人的主權；但另一方面，我也明

白到她在人際相處上的無知。她之所以有這樣的行為表現，乃是一種惡性循環。她愈不懂得如何處理事情，就讓她陷入愈多難題之中；在面對眾多難題之時，她又會做出些令人把她拒絕的行為。她其實是一個真正需要幫助的人，但真正需要幫助的人，卻常常是些我們幫助不到的人。因為要幫助到這些人，我們必須經歷生命中一個比一個深層的突破。之後的一段日子，我還幫了她幾次。但一切都只是責任。責任完了，幫助也就結束。

把B太太介紹給我認識的那一位社工律師每次遇上我，都會多謝我給B太太的幫助。就她來說，我做的，已經非常不錯。但她卻不知道我心中的一個遺憾——就是未能把神要我實踐的功課做好，把我心目中的歧視放下，以致到我能夠盡情地服事這一個有需要的家庭。



選擇 心裡信念

C先生是一位作家。他在地鐵站掉了一跤，斷了頸骨，變成殘廢。太太收到了消息，即時要求跟他離婚；適逢在中國的孩子又患上了急症，受不起刺激，變得精神失常。醫院社工聯絡《號角》。《號角》就派了我和內人作跟進。

那天，我和內子到醫院探望C先生。知道他是一位知識份子，就給他留下了一本聖經。第二次再探望他時，他對我們說已經把聖經讀了一片，而且願意接受耶穌。之後，他復原得很快，不久就出院了。他出院後，我常探望他，跟他無所不談，從信仰談到政治，甚至談到事奉，慢慢可算是成了知心的朋友，最後，還商議拍檔通過網頁，開始一項新的福音工作。在談到最興奮的時候，傳來消息，他的兒子患急病，要動手術，需要一筆手術費。當時，我很快

就為他籌得款項，把問題解決了。之後，我們繼續進行開辦網頁事工的計劃。長話短說，最後，我才曉得這位C先生是個大騙子。他把我騙了。

那次我不單只損失了金錢，我幫助人的心也重重受到打擊。這次經驗在我心裡做成了一個陰影，使我心中起了一陣子的豫疑——以後，我還要信任別人嗎？我還要那麼天真做事嗎？其實，在過去，我就遇過不少人在騙取我的幫助。而每次我都會是「明知受騙」，因為我不想自己失去了那顆容易受感動和單純的心。但這次的打擊實在很大，使我無法再像以前一樣的回應。我開始想要改變過往那種「憑天真幫助人」的作風。但經過一番思考，我發現自己原來是面對著一個考驗，就是要「放下過往單純」，還是要開始「實行自我保衛」。最後，我選擇了堅持心裡信念。我之所以常常犯上「明知受騙」的錯誤，只因我接受了《竭誠為主》作者章伯斯的見證和他的一句說話為我的信念。他說：「神不會讓一個人無緣無故地走到你身邊的。」我覺得在世俗間，要學得「精叻」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，但要保存一顆單純的心卻不容易。所以，我就選擇了保持對人的信任，寧願繼續經歷被騙，而不想因為保衛自己而變成了一個硬心的人。*

*作者強調，這一段分享純屬他個人的領受，並無意用作屬靈教導的意思，更不是要向角聲同工提議甚麼服事的原則。



求你指教我們
怎樣數算自己
的日子，好叫
我們得著
智慧的心。
詩篇 93:12